

外国名人丛书

二十世纪 世界十大画家

邵剑武著



目 录

天真·天才——卢梭.....	(1)
不幸的代价——蒙克.....	(18)
属于心灵——康定斯基.....	(31)
生命的赞歌——马蒂斯.....	(52)
他四通八达——克利.....	(75)
激情·爱情——毕加索.....	(92)
痛苦的使者——莫迪利阿尼	(121)
神圣的烦恼——米罗	(136)
他出尽了风头——达利	(152)
野性的胜利——波洛克	(169)

天真·天才——卢梭

卢梭的绘画是19世纪浪漫主义走向20世纪幻想派、表现派（包括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行动艺术等）的重要中介，具有不可置疑的里程碑意义。

1844年5月21日凌晨1时，亨利—朱利安—福利克斯·卢梭出生于法国西北部城市拉瓦尔，其父朱利安·卢梭是一个经营小五金的商人，其母叫埃利诺尔·格雅蒂。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卢梭的童年生活是优裕的。1852年，卢梭父亲的商店经营不善，被拍卖，其父改行经营酒类。十年后，生意越做越好，其父又买回了自己的小五金商店。关于卢梭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很少有记载，已有的记载也不详实，所以，我们只好跳到1863年。这年12月，19岁的卢梭应征入伍。

入伍对于卢梭，并不意味着报效祖国，而是为了逃避惩处。入伍前，卢梭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时，偷了雇主的10个法郎和价值一个法郎的邮票，将它们分给了他的两个小伙伴。

卢梭在部队当了4年兵，档案里记载着他的情况：身高1.65米，黑眼睛，黑栗色头发和睫毛。他的一些战友曾经到过墨西哥，他们向卢梭不无夸张地介绍了他们经历过和想象到的异国风情，这些后来都成了卢梭笔下的形象和场景。

1868年，卢梭的父亲逝世，作为长子，卢梭必须挑起家庭的担子，于是，他要求退伍。离开部队，卢梭没有回到拉瓦尔，他到了巴黎，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事务员。不久，他堕入情网，爱上了房东太太的女儿珍妮·德瑞尔·克莱门斯。第二年，他们结了婚。

1872年，卢梭进了巴黎市政当局设立的税卡，作税务员。为了打击塞纳河沿岸的走私活动，卢梭需要经常去码头和近郊区巡视，这很对他的胃口，他喜欢大自然，喜欢长距离步行，喜欢无拘无束地自由行动。

卢梭从小就喜欢画画，但那只是小孩子的恶作剧式的涂抹。1872年，卢梭正式开始画画，但他没有师从，只是一任想象力驰骋。他的妻子不懂绘画，但支持他。每到周末，他们一起到卢森堡公园等地写生，卢梭成了一个“星期日画家”。

卢梭可以确定最早的作品是1879年的《小磨坊和牲口套车》。这个题材卢梭至少画了两幅作品，虽然它们之间略有差别，但对象是同一个地点，手法也近似，倾向于学院派的传统技法。对学院派的崇拜和谋取学院派的认可，几乎是卢梭一生的最大愿望，虽然他最终也未能如愿以偿，虽然他最终依靠现代艺术安身立命打天下。

婚后第二年的5月，第一个孩子亨利—安托尔—克莱门斯·卢梭出生，此后，他们又生育了8个孩子，但其中的7个夭折，1个死在18岁，最终活下来的是第五个孩子、女儿朱丽娅。

1884年，卢梭被允许到罗浮宫、凡尔赛宫、卢森堡和圣克卢曼等处的美术馆临摹作品，这也许就是卢梭得到的仅有的专业训练了。从此，在人们的眼中，卢梭从一个“星期日画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画家了。这年，卢梭创作了两幅肖像《斯蒂旺克先生肖像》和《斯蒂旺克太太肖像》，画幅都不大，但已经显示出卢梭肖像画的特点。隆起的鼻子，发亮的鼻孔，两道浓厚的眉毛，一张漠然的嘴，轮廓线勾画出大眼睛，这种手法后来不断出现在卢梭的肖像画作品中，成为一个模式，一个代号。

1885年，不知是什么原因，卢梭突然辞去税务员工作，当起一个职业画家来。这年，他的作品《意大利舞蹈》和《落日》入展官方举办的香·埃吕西沙龙。在《意大利舞蹈》上，卢梭题词：“春天一个美好的星期天，大自然焕发出她的光彩，看这些淳朴的乡下人，多么高兴，多么自在，他们在绿草地上翩翩起舞，把终年的劳累抛在脑后。”正是他所歌颂的这种苦中求乐的精神支撑着卢梭。所以，当这两幅作品展出不久即被观众割坏后，兴高彩烈的卢梭并没有一落千丈，他把它们送到落选沙龙，参加展出。这年，他画了一批感觉灵敏，但看上去摇摆不定的钢笔写生，但他很快又回归到纸板油画的创作上。

同年3月28日，卢梭收到了法兰西文学与音乐学院的一份证书，他题献给妻子的一首曲子《克莱门斯，华尔兹与一个为小提琴和曼陀铃而作的引子》被选用。

1886年，卢梭在独立沙龙展出了四幅油画：《闪电》、《落日》、《等待》和《狂欢节之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狂欢节之夜》。他把单纯的结构块面与剪影中的网状部分结合起来，以平涂法，细致地描绘了人物服饰、树木和房子，前景的阴暗和远景的光亮形成的对比，不仅完全符合古典艺术创作的原则，使画作具有一定的纵深感，而且产生出一种灵气，一种诗意。尤其是卢梭在林中小屋的窗子里画了一张正在窥视的面孔，更使本来诗意盎然的画面蒙上了一层神秘，如谜一般费人猜详。类似的作品还有他同年创作的《有牝牛的风景》、《河边》等。

此后三年，卢梭都有作品参加独立沙龙的展览。他创作了大量的油画和素描，但很少有人买他的画，买的人给价也低得可怜，贫穷潦倒时刻缠绕着卢梭。但是，卢梭总是兴致勃勃的，天真烂漫的，就象小孩一般。因此，没有多少人同情他，他常常被人捉弄，被人嘲讽。在公众和批评家的巨大哄笑声中，只有几个严肃的艺术家慢慢冷静下来，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卢梭的创作。

1888年5月7日凌晨4时，卢梭的妻子克莱门斯·卢梭因患结核病不治去世，这使卢梭悲痛万分。到晚年，他还说，“克莱门斯忠贞不渝，和蔼善良，和她相处的20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同年，著名学院派画家福利克斯·克拉门斯在阿尔及尔去世，卢梭在他的剪贴本上写道：“虽然他已经逝世，但我将始终尊重他，感激他，因为，他总是给我以忠告。”其实，克拉门斯没给过卢梭多少忠告与指导，卢梭所以多次提到他，很可能在于卢梭向往与学院派画家交往，在于克拉门斯是卢梭见过的为数不多的学院派画家之一。象这样硬攀高枝的事在卢梭的一生中还有几次，在生活中，卢梭的天真常常是愚蠢的代名词。

为了1889年的万国博览会，巴黎修建了埃菲尔铁塔，为此欢欣鼓舞的卢梭突发奇思，创作了一部三幕十场喜剧《1889年博览会观赏》，并把它送给法兰西喜剧院，但被拒绝。这个剧本直到1947年才出版，1968年第一次搬上舞台。

1890年，卢梭开始创作一系列静物画，如《花束》、《佳节》、《诗人的花束》、《花》、《野花束》、《花束和枝条》、《莲花》、《外国水果静物》、《勿忘我》、《静物》、《粉红色蜡烛》、《静物与咖啡壶》等。卢梭的静物画着色直率，构图单纯，厚重的笔触后面是强烈的被压抑着的情绪，需要宣泄，却无从说起，由此产生出神秘，所以，人们常常以“魔幻现实主义”来解释卢梭的静物画。

《林中散步》和《我本人，肖像风景》是卢梭这年创作的两幅代表作。从《林中散步》开始，卢梭的绝大部分肖像画都把人物放置在一定的风景里，人物都是全身像。就象人们所说的，“与其把卢梭作品的显著特点归诸他对每种题材的独特处理，不如归诸他把各种题材结合起来的方法”，正

是卢梭把人物肖像的刻画放在经过渲染的自然风景里，使二者结合起来，产生了一般肖像画所缺乏的自然感和一般风景画所缺乏的主题性，人物不是点景人物，风景不是人物背景，这就是卢梭的创造，是他对于美术史的重要贡献之一。这在《我本人，肖像风景》中体现得更充分，更明确。在画题中，卢梭突出地使用了“肖像风景”。当年，这幅作品在独立沙龙展出时，引起了舆论界的一阵哄笑，许多人不无讥讽地说卢梭过于谦虚，把自己画成侏儒似的。其实，卢梭在那个形似侏儒的艺术家脸上储存了一种独立不羁的高贵气质，他认为，或者说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大师风度的艺术家。其时，卢梭的生活依旧糟糕，艺术依旧是苦中求乐。

《丛林中的暴风雨》(1891年)，是卢梭创作的第一幅以异国风情为题材的作品。战友们关于墨西哥的介绍和他自己的突尼斯旅游，使卢梭对热带森林风光有着奇异、恐怖而又美丽的感觉。当这幅作品在第7次独立沙龙展出时，引起的反响十分强烈。人们惊讶：“这是一幅最原始、也是最现代的作品！”“一个普通的税务员，其工作没有磨灭掉他的艺术天性……你想象不出他是怎样画出来的。”

1892年，卢梭为巴黎市行政厅设计了一幅装饰画，题为《卡门涅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支活泼轻快的流行小调)，表现一群人哼着卡门涅尔、欢快起舞的场景。不久，他将它改为一幅油画，题为《独立百年纪念》。作品采用某种类似电影分镜头手法，将画面分为三个部分。前景是伫立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景是一群人，他们手拉着

手，踏着轻快的舞步；远景是一个打鼓的男人和一群围观的孩子。三个部分似乎互不相关，或者说缺乏明显的外在联系。是挂在树林上空的一排排彩旗左右勾连，前后贯通，使三个部分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手法既不是古典艺术强调的瞬间效果，又不是当时正在兴起的空间分离，卢梭提供的是在绘画艺术中达到时间延伸和空间拓展的可能性。在现代艺术的林林总总试验中，卢梭最早找到了时间与空间交接的一些崭新座标。

在卢梭皇家港林荫路的邻居中有一个年轻诗人雅里，他比卢梭小近30岁，但他们是忘年交。雅里是最早也是最起劲研究和宣传卢梭及其艺术的理论界人士。许多年来，卢梭不断地展出新作，理论界、新闻界对卢梭的评价是时好时歹，又以歹为多。随着卢梭艺术影响的扩大，对他的批评和嘲讽也水涨船高。一些记者和艺术评论家攻击他用脚画画，闭着眼睛画画。他们甚至建议，“如果想开怀，请看卢梭画。”连独立派的一些成员也认为卢梭是一个多事的人，多余的人，极力地排斥他。而卢梭则牢牢地记住这样一句忠告——“你不属于这个世纪”，他不理会舆论中不利的方面，细心地收集对他有益、特别是说他好的那些文章，毅然决然地走着自己的路。

1894年，卢梭创作了《战争》等作品。《战争》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画上，卢梭题词：“她经过的地方，恐怖弥漫，她留下的是绝望、眼泪和废墟。”为了展示战争的恐怖，他把传统的三度空间转化为二度空间，在同一个平面

上，通过色彩之间的对应来处理各种物体之间的关系。平面的强调致使人物和物体处在不由自主的变形状态，造成了和恐怖主题相吻合的效果。这里的真实是卢梭的真实，他以自己的眼光、心灵与双手创作了一个不属于自然界，也不属于他人的独特存在。《战争》曾经一度失踪，直到1947年，才在一个农民的仓库里偶然发现。

卢梭的这种真实得到了毕沙罗、高更等艺术大师的推崇。1895年，高更从塔希提岛回巴黎小住时，和卢梭是街坊。高更在参加独立画展时，看到卢梭的作品，他对人说，“这就是真实……这就是绘画，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唯一可以看到的東西。”

受雅里的怂恿，卢梭在1895年写了一份自传：

“亨利·卢梭，生于1844年，拉瓦尔市人。年轻时，迫于父母压力选择了几项职业，但力不胜任，也有负于他天生的艺术才能。

直到1885年，在多次失望之后，他终于走上艺术之道。他凭着本能画画，几乎完全依靠自学，也得到了罗姆和克拉门斯的偶尔指点。他最早的两幅作品《意大利舞蹈》和《落日》在香·埃吕西沙龙展出过。第二年，他创作了《狂欢节之夜》、和《雷鸣》，接着又作了《等待》、《穷鬼》、《盛宴之后》、《出发》、《晚餐上的青草》、《自杀》、《我的父亲》、《我本人，肖像风景》、《猎虎者》、《独立百年纪念》、《自由》、《第五十一，最后一个》、《战争》等。为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画风俗肖像一幅，还有200

多幅钢笔、铅笔素描，数量极为可观。经历了巨大的磨难之后，他终于在众多艺术家中取得名声并成为其中一员。卢梭的风格具有独创性，他本人也因此而日趋完善，渐渐成为当今最优秀的现实主义画家。许多年来，他一直是独立画派的成员，他认为创作者必须获得完全的自由才能在思想上达到美与善的境界。他永远不会忘记出版界诸位先生在他困难的时候给予他的理解和帮助，他们将使他如愿以偿。”

现在看来，卢梭这份自传中的自我评价是不过分的，但在当时，和他的虽然不断上升但由于起点较低而高度不够的状况比较，这份自传不无自我吹捧之嫌。所以，卢梭在自传的最后向出版界人士大献殷勤，希望使自己的名字进入《二十世纪人物志·美术卷》里。遗憾的是，这部人物志只出版了作家卷，美术卷的出版完全是雅里一厢情愿的推测。不过，这份自传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资料，从中人们可以找了解卢梭当时生活、创作与思想的一些线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句话：“创作者必须获得完全的自由才能在思想上达到美与善的境界。”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卢梭向往着完全自由的心态，社会舆论与生活拮据常使他进退维谷；一是他确定的创作境界是美与善，这一方面表明卢梭的创作并非自娱，他追求健康的社会效果和独到的美学效果，另一方面则表明、卢梭虽然自诩为现实主义者，但他并不重视真实，也就是说，他不要求自己遵循传统的写实原则。

卢梭1898年创作的《睡着的吉普赛姑娘》被人们称之为“现代艺术中最迷人、最奇妙的绘画之一”。在清悠的目光

与稀疏的星光下，一个黝黑的吉普赛姑娘安恬地睡着，拐杖还攥在她的手中，水瓶和曼陀铃如静物般搁在身边，微张的嘴和条状的裙子表明她睡得很香，她似乎太累了。这时，一头狮子走到她的身边，闪亮的大眼睛瞪着她，但没有伤害她，甚至没有表露要伤害她的意图。这样，卢梭把时空推入一个紊乱不堪的境地。当这幅作品1923年被重新发现时，专家们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经反复才确定它出自卢梭之手。因为，如此成熟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在别的画家作品中出现，那是10多年以后的事。

这幅作品被理论家推崇为一首画出的诗，而不仅仅是一幅具有诗意的画，这种近似绕口令的评价其用意在于强调，卢梭的作品“把绘画从必须描绘景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绘画可以恢复它的单独作为一种东西而存在的古已有之的权利，发扬它本身的内在联系，而不降低为仅仅是另外一种东西的反映。”这“另一种东西”指的是哲学的观念，文学的诗意，生活的场景等等。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里，卢梭刮去他蓄了多年的浓密黑须，和一家文具店女老板罗莎丽·约瑟芬·诺利结了婚。在克莱门斯去世和这次结婚之间，卢梭和一些女人有过一些风流韵事。当地警方许多年后曾经调查过这方面的情况，并提出了报告：“他的行为和诚实是极不可靠的，但尚未发现他与男人频繁交往。他只是正当地接受女人的邀请，拜访各种各样的女人，与她们共度放荡的夜晚，没有人知道这些女人的名字与住处。”和毕加索近似，卢梭热爱一切女人，希望她

们都成为自己的妻子。第二个妻子诺利身体不好，婚后不久即离开人世，卢梭又成了单身汉。他开始不断地在家里举办小型聚会，客人中有洗衣妇、面包师、杂货店老板，他们大多是邻居或随卢梭学音乐的普通市民，也有象雅里、阿波利纳尔、德劳内、毕加索、斯坦因这类艺术家、批评家、艺术经纪人。他的大门是敞开的，他热爱一切人，但是，并非一切人都爱他。甚至可以说，到死，也没有人真正了解他，理解他。许多人当面推崇他，背后则不无贬意地称他为税务员。

这时，卢梭早已不是税务员了，他成了《小巴黎人》报的巡视员。绘画是他的生命，却不能帮助他维持生命，他不得不复出求职，有时甚至上街拉小提琴，以艺求乞。

卢梭缺乏绘画基本技巧的训练，对细节的处理他常常是力不从心，有趣的是，这力与心的脱节正好产生出他的风格。凭心而论，他希望自己象那些古典艺术大师，至少应该象学院派画家一样，把细部刻划得逼真，刻划得栩栩如生，因此，在画人物肖像时，卢梭常常用尺测量出对象的高与宽、身体各部位的比例，为了表现人物皮肤的质感，他把颜色涂抹在自己的身上作比较。德朗不无夸张地说，“和卢梭相比，塞尚是一个骗子。”1885年，卢梭创作《悬崖》一画时，曾经把一切简化为平涂与斜线，到1900年时，他又恢复了对细部刻画追求。从一些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卢梭在企图运用印象派的技法，对空气透视作了一些实验，如《风景》、《柏拉乌城堡一角》。但是，绘画艺术首先是属于心灵，而后才属于理性。卢梭的心灵是童稚的，奇思异想

占领着那个世界。更何况，卢梭对透视与比例几近无知。技巧的先天不足与心灵的得天独厚，使卢梭远远地离开了他的时代，就象人们所说的，他扛着现代艺术的广告牌早早地来到了新世纪。

1903年，卢梭创作了儿童肖像《拿着小丑木偶的女孩》，这类的作品有《女孩肖像》、《孩子肖像》、《一个小孩的肖像》、《一个婴儿的肖像》等。和卢梭的其它作品比较，这些儿童肖像别具一格。和天真无邪的儿童比较，这些作品中的儿童似乎过于老成，过于强壮，过于丑陋，过于呆板，而孩子们提着抱着玩着的木偶却大多活泼可爱，人与物的位置作了一个直接的对换，这不啻说明，在卢梭艺术的那片天籁中，隐藏着他对人生的某种恶感，毕竟，世界对他不公。

现代艺术的1905年是属于马蒂斯和野兽派的，卢梭的艺术可以说与野兽派无关，但他们并肩站在一起。在那次被人们称为野兽派出笼的秋季沙龙展览中，卢梭的《饿狮》就在其中。《饿狮》是卢梭最大的作品，长7英尺，宽10英尺，它是“卢梭对于现实主义最巨大也是最热烈的尝试”。同年，卢梭还创作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乡村婚礼》。这实际上是群体肖像，8个人物占据画面中心，树木枝叶围绕着他们，浅淡明亮的天空衬托着他们。平面处理使人物与风景处在同等位置，融为一体。

从这年开始，卢梭大量地创作着那些异国情调的作品，它们很受欢迎，虽然出售的价格并不高，但足以使卢梭兴高采烈，更何况它们给他带来了名望，他不断地几近机械制作

式地重复这类题材。可以庆幸的是卢梭的天性中很少有秩序的成份,所以,题材的重复并没有导致主题的重复,技法的重复和风格的重复。这类作品有《异国风景》(2幅)、《原始森林中的猿》、《玩蛇人》、《欢乐诙谐的生灵》、《花豹袭击黑人》、《小瀑布》、《被花豹袭击的马》、《虎与水牛之战》等。

1906年、1907年卢梭相继创作了两幅较大的作品:《自由邀请艺术家参加第22次独立派美展》和《共和国》。和几年前创作的《独立百年纪念》比较,这两幅作品在构图上要呆板些,技法要生硬些,但是,明快的色彩表明,画家的心境有了明显的改善,他的时代、或者说他属于的时代正在来临。

雅里不幸早逝以后,阿波利纳尔成了卢梭的保护神和宣传者。开始,阿波利纳尔并不原谅卢梭在艺术上的那些“不成熟”和“刻意追求”。不过不久,阿波利纳尔从现代艺术的整体格局与发展趋势中发现了卢梭的独特价值。于是,他以自己在巴黎文艺界的声望,宣布卢梭是艺术新时代的开拓者。

渐渐地卢梭成了巴黎的名人,他的艺术不仅得到了法国的承认,也得到了世界的承认,许多年轻的艺术家把他当作变革的旗帜,当作灵感的源泉……美国画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这样写他第一次见到卢梭的感想:“在我有生之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卢梭后的感想,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得到了神的恩宠,因为我结识了整个巴黎最感人、

最可贵的人之一。”

1907年底，卢梭因为帮助一个过去的学生从银行以伪造的过户表与证件骗钱，被司法当局收审。就象在艺术中一样，天真拯救了卢梭。辩护律师以卢梭一些率直任性的文字和诙谐奇异的绘画，引发陪审团的女士和先生们“扑哧”大笑。他们认为卢梭有罪，但只判处他两年监禁。法庭又进一步，准许卢梭缓期服刑。当地的新闻界一反常态，为此愤愤不平，认为陪审团对待卢梭“就象国家美术评审委员会对待他的画一样苛刻”。

1908年，毕加索从一个画商的一堆杂货中发现了卢梭的《M.小姐肖像》。他只花费了五个法郎，但他明白，这是卢梭的一件杰作。为了庆贺自己捞到的这件便宜，更为了表达他及周围的年轻艺术家对卢梭的敬仰，毕加索举办了一次宴会。宴会的形式几近闹剧，稍加收拾的画室里，悬挂着中国灯笼，在那幅肖像下是“光荣属于卢梭”的横幅标语，年轻的艺术家人狂饮乱吼，60多岁的卢梭也忘形地载歌载舞。卢梭和毕加索这些年轻艺术家相差30多岁，但是，他的天真使他们亲密无间，更何况他乐于接受别人的恭维，不管是真心诚意，还是阿谀奉承。宴会因为形式而被巴黎的新闻界指责为“一场可悲的闹剧”。但是，它的实质，也即一群艺术变革者对卢梭艺术的评价却是现代艺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代里程碑”，“成为一个流传不衰的故事。”不仅仅是卢梭、毕加索，那天晚宴的参与者中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了现代艺术大师，如阿波利纳尔、勃拉克、弗拉芒克

等。

从此，卢梭的天才第一次超过他的天真而得到充分的肯定，虽然他的天真颇使人羡慕。对于一个艺术家，一片天籁是难能可贵的，象卢梭这样一生如此，在艺术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卢梭的“天真”也是一种天才，一种独特的天才。毕加索说过，“卢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代表着一套完整的思想。”毕加索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带着卢梭的一幅作品，人们发现“卢梭作品的影响在出人意外的时期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反复出现在毕加索的作品中，特别是出现在迟至1936年至1938年的那些描绘儿童和渔夫的绘画中。”

卢梭曾经这样说，“毕加索，你我两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你是埃及派，而我是现代派。”这句颇令人费解的话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卢梭不再认为自己属于未来，他自豪于时代对他的认可，尽管这种认可来得太迟，而且谈不上充分。

同年，擅画人物静态肖像的卢梭创作了一幅动态肖像《踢球者》，它被称为“最有价值的作品之一”。看得出来，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还在探索新的途径，新的领域。从作品看，似乎是足球训练，四个运动员相貌极相象，几乎就是卢梭自画像的摹本。卢梭并没有考虑足球运动的特点，所以，他把人物画得手舞足蹈；也没有考虑对象的解剖特点，只追求画面的运动感。

鹊起的声望并没有立刻给卢梭带来多少物质利益，清贫